

無名叢刊第三種

無名氏著

一
百
萬
年
以
前

無名書屋主編
真善美圖書出版公司刊行

一百萬年以前

著 者 無 名 氏

主 編 者 無 名 書 屋

出 版 者 眞善美圖書出版公司

發 行 者 蕭 璉

總 發 行 所 眞善美圖書出版公司

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一〇一室
電話一八三七一
上海郵政信箱二一二一

分 發 行 所 中正路中信大樓一二二號
眞善美圖書出版公司重慶辦事處

大 時 代 書 店

無名叢刊第三種 本書保留一切權益

三十三年十一月西安初版

三十六年九月滬再版

十二月滬再版

這是一個失敗了的嘗試

在天底下，再沒有比「母親」這一名詞更簡單了，也再沒有比牠更複雜了。當你做孩子時，你肚子餓了，會不由自主的喊一聲：『媽，我要吃飯！』這時候的「母親」意義簡單極了，「媽」就等於「飯」似地。當你成年了，在異鄉飄泊，病倒在旅邸，最痛苦最寂寞時，你也會不由自主的喊一聲：『啊——我的媽！』這時候的「母親」意義就很複雜了。她代表一種安慰，一種希望，一種天使的笑容，一種比藥劑還要龐大得幾萬倍的力量與神效！有誰在幾千里外生過病麼？有誰在黯然的黃昏中，在抖顫的燈光下，在漆黑如地獄的黑夜裏，呻吟在病榻上過麼？有誰像孤鬼游魂似地，伶仃獨自與病魔鬥爭過麼？凡是對這一問題作肯定答覆的人，他一定會感到：「母親」實在是天底下絕無僅有，值得珍貴的寶貝！她比太陽光還珍貴，比珍珠寶石還寶貴！太陽光能照射你，也能照射其他十幾萬萬人。母親心頭的陽光呢，却只能照射十幾萬萬人中的一個——你！珍珠儘管深藏在海底，寶石儘管隱埋在深山，只要你有黃金，牠們自己全會飛到你身邊，像長了翅膀似地。至於母親，如果她一旦被埋藏到海底或深山，你的黃金即使堆砌得比喜馬拉雅山高，也再換不到一聲母親的溫柔呼喚：『啊，我的親愛孩子！』

以上的簡單感想，突然像閃電似地亮在我的心裏，那是一千九百四十一年秋季，正當我接到母親由故鄉飛來的快信的時候。這一封信的內容倒很簡單，大意是她病了，病得很不輕，希望我趕快回去，料理田產事務，以防她萬一不測。

看完這封快信，我怔怔了許久。我這時的感覺，倒好像病的不是母親，而是我自己。並不是母親需要我扶持，而是我需要我母親扶持。

我決定回故鄉一趟。

在接信後的第十一天，我由重慶飛香港，搭輪船到上海，又由京滬鐵路再轉舟車，直達揚州北鄉黃珏橋我的故鄉。謝謝天，母親並沒有什麼大病，她不過想看看她的兒子罷了。對於這種比蔓藤還要執拗的母愛，我自然無話可說。雖然歷經千山萬水，吃盡苦頭，但一望見母親的龍鍾愁臉上的笑影，我覺得就是再跑個千山萬水也是值得的。

在無限歡慰中，我在母親身邊度了一個 month，把田上的一些雜務料理停當，正想仍由滬轉港返渝，不料太平洋戰事突然爆發，把我的歸路截斷了。在無可奈何中，我只好冒點險，決定搭津浦車轉徐州，再由河南那邊繞回來。母親雖然極不放心，甚至主張我在鄉間躲一些時再說，經不住我苦口勸諫，終於流着老淚放我走了。臨行時，她再三叮嚀，叫我沿途小心，千萬慎言慎行，好像

我是個剛斷奶的孩子似地。我嘴裏連聲應是，心裏却暗暗好笑道：

『我單身匹馬在外面也混了十幾年了，却並沒有什麼老虎咬掉我的鼻子呀！江湖上的風浪，橫豎不過是這幾招，我見過，聽過，嚐過，有什麼了不起的事！』

這一年聖誕節左右，我搭輪船到了南京。

按照我的路程，我原無在南京停留的必要。但我仍決定停留幾天。我從小就在南京長大的，我的搖籃就是揚子江邊下關的一條古舊街道。不管我怎樣不同意南京的一些風俗人情，但在記憶裏，它卻始終對我是一種巨大的魔力。正像我的母親，她儘管有許多地方叫我不同意，但在心理上，她却始終叫我覺得是最可愛的母親。在他鄉作客時，每逢月色哀豔的秋夜，或是冷雨敲窗的燈下，我一看見月光，一聽見雨聲，就自然而然的會想起我的母親，我的南京。抗戰以後，我快有五年沒有看見南京了。牠現在怎樣了呢？還有那麼多的炊烟嗎？還有那麼多的法國梧桐嗎？還有那麼多的四輪馬車嗎？紫金山巔還籠罩着那樣神祕的紫色光輪嗎？莫愁湖畔的楊柳枝上還塗抹那麼美麗的哀愁嗎？——凡此種種，我都得看個明白，聽個分曉。

此外，我還有一個想看看南京的更大理由是汪逆偽組織這幫東西究竟在「攪」（讀如稿）些什麼名堂？汪家班子這幫唱戲的究竟在唱些什麼戲？在重慶時，常聽許多從南京出來的

朋友說：『南京是一片可怕的混蛋的黑地獄！不能再可怕了！不能再混蛋了！也不能再黑了！』究竟「可怕」到什麼程度？「混蛋」到什麼程度？「黑」到什麼程度？我這一遭得看個明白，聽個分曉。

在南京商界，我還有幾個老朋友，只要他們肯幫忙，在這「黑地獄」裏兜個小圈子，想來該沒有什麼大困難的。

我終於踏入南京了。

下了輪船，到得下關，已是黃昏時分。

我一上岸，踏入濱江路，就猛然吃了一大驚！

我摸了摸自己的腦袋，向左右張望了一下，暗自吃驚道：『這是不是地獄，我是不是錯走到別的星球上哪？』

我向四面望望：這又像地球，又不像地球！如果說是地球，則我四周似乎沒有一點人的氣味！如果說不是地球，則四周多多少少也還有一點半點人的聲音。

天文學家說，月球是一個死的星球，上面沒有一條生命，沒有一點活力，沒有一星星火或熱，到處都是冷冷的荒土，連海也是冷冷荒土構成的。

如果這時不是江邊一隻火輪船突然響起汽笛，證明我的確是站在地球上，（火輪船一類機器，自然只有地球上才有，）我真以為自己已變成安徒生童話裏的年青王子，脅下生長出兩片雪白的翅膀，直飛到月球上了。

我現在眼睛裏所見的南京下關，也正像是一座月球，充滿了一種冷冰冰的味道，沒有一點生命，活力，火或熱這時候。原已冬季，天極冷，加之又是陰天，一股股陰慘慘的北風又冷又硬，猶惡的啄擊着人的肌膚，像千千萬萬隻兀鷹的利啄。濱江路的一些店鋪裏雖然有燈火有人聲，但說不出為什麼，却給我一種陰森冰冷的感覺。我覺得人們似乎極不願意開口，就是開口，話也說得很少，而那話聲也冷極了，彷彿並不是說話，而是把一塊塊寒冰從嘴裏噴出來。我躊躇走了許久，聽不見一絲一毫的笑聲，誰希望這裏產生笑聲，好像是希望北極冰山上開玫瑰花。

我繼續向前走去。在經過老海軍碼頭時，我轉眼向電綫桿上望了一望，一個可怕的形象不禁把我駭得目瞪口呆。

你們說我看見了什麼？

啊，人頭！五顆血淋淋的人頭！

電綫桿子是鐵的，作雙重梯形。在一架筆直的方形鐵梯上，團團懸掛了五顆人頭。在慘淡的

黃昏中，在一陣陣淒厲的陰風中，隨着狂風亂舞，這些人頭的頭髮都顯出怒髮衝冠的樣子。人頭的面孔上，塗滿了汚血，又紅又黑，紅得像毒蛇舌頭，黑得像蠟子皮膚。頭上的眼睛，都緊緊閉着，彷彿是一些慈藹的聖者，決心永久瞑目，不忍再看這個黑暗的世界。只有一個人頭有一隻眼珠子暴露開來，像是一隻死鱷魚的眼睛，恐怖而殘忍的凝視着這空虛的大地。這些人頭的烏紫嘴唇也都緊緊閉着，好像覺得說話只是一種愚蠢，發誓永遠不再開口。在他們的嘴邊，都有一個共同的表情，一種又沉默又陰慘的抗議。沉默，是因為他們已經被殺死了，除了沉默，現在再沒有其他的武器。陰慘，是因為他們死得很冤屈，很悲苦……

在昏沉少光的暮色中，這五顆人頭高高掛在空中，好像是一種莊飾，一種點綴，一種襯托，用來使南京顯得更高貴，更富於美感似地。但對於我，一個新踏入南京者，它們却是一種示威，一種警告，一種恫嚇！我好像聽到「南京」這個怪物在向我大聲吼道：

『你當心點！小心我揭了你的皮！』

我看完了這幾顆人頭，不禁兀自納悶道：『怎麼一上岸就碰見這些晦氣東西？這不是好兆頭！……』

我又想起今晨離開家時，後園子裏烏鴉直叫喚，這也不是吉兆。

「這幾顆人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……」我悶悶的想。

想了一下，我終於恍然大悟。今天在小火輪上，我不是曾經借過一個同艙搭客的一份「中華日報」麼？這中華日報是南京偽組織的機關報。在這漢奸報的副刊上，有一篇文章提到：太平洋大戰爆發後六日，汪逆爲了「加緊中日合作」，「對英美敵愾同仇」起見，決心「肅清」南京城內的「親英美派」，凡是過去與英美公司有關係的大商人以及買辦幫辦之類，一律予以逮捕。他們的財產，全部沒收，作爲「新亞文化建設事業費」。並且還擇其中「親英美罪」最重的五人（兩個是英國怡和公司的買辦，一個是美國美孚洋行的買辦，另外兩個曾在英國太古輪船公司做過多年的事）「斬首示衆」，「以儆效尤」，「以奠定大東亞和平基礎」。在這篇文章末尾，還說其中一個死者的女兒，「才貌雙全」，現已「覺悟」，「自願犧牲一切」，「投効軍營」，「充任營妓」，「慰勞皇軍」，「以贖父罪」云云云。

一個家資百萬的小姐，在家破人亡之後，竟忽然「覺悟」起來，自動跑到日本軍營裏充當「營妓」，來「慰勞」殺死她父親的劊子手，這自然是一件古今奇蹟。不過，雖說是奇蹟，實在也並不「奇」，日本軍閥原是最會製造「奇蹟」的魔術師。他們把東北創造成人間地獄，在國際宣傳上，却說是創造了一片「王道樂土」。他們把中國人像牛羊般的宰殺，却說是爲了「保護

中國人民安全。」他們霸佔了中國土地，却說是「中日親善。」他們姦淫了中國婦女，却說是「提倡孔孟道德。」現在更進步了，却說是中國婦女「白願犧牲」……

想到這裏，我不忍再想下去了。

我終於得到了一個模糊結論：這五顆人頭，大約就是報上說的那五個冤魂。

我更得了一個較明晰的結論：南京現在的確「進步」了。據我所知道：先前敵僞漢奸殺人，爲了「國際觀瞻」，即使是一斬首，也還「未便」，「示衆」，有時甚至連每一滴血跡都拭抹得乾乾淨淨，那些曾經殺人的鮮血淋漓的手，只要一洗，簡直比羔羊還乾淨。（在前綫工作過的人，都有一個經驗，就是日寇士兵對於掩埋屍體一事，最有訓練。儘管他們殺過成千成萬的中國人，在很短期間，他們會把所有屠戮過的屍體掩埋乾淨，好像一個人也沒有殺過。）現在，太平洋戰事既然發作，橫豎大家翻了臉，也無所謂「觀瞻」，不「觀瞻」了，野蠻一點自然也不要緊。所以祕密殺人，有時也不妨改爲一斬首示衆，「讓大家欣賞欣賞」。這自然是敵僞漢奸的一大「進步」。「這幫人面獸心的陰險動物，對於達爾文的進化論，大約是一天比一天更感興趣了。」

離開了那顆懸掛人頭的電綫桿子，我感到強烈的憤怒與悲哀，我憤怒，是因為我的聖潔的第二故鄉南京，現在已變成一個野獸世界。我悲哀，是因為自己沒有一種巨大力量，能獨手把創造這野獸世界的那羣人毀滅得乾乾淨淨。

在這黃昏與黑夜交錯的時際，在這明明暗暗的光影中，我獨自徘徊在街頭上。

我走着，經過一條街又一條街，一座橋又一座橋。當我走完大半個下關時，一個新的憤怒與悲哀又爆發在我心中：下關沒有了！那往昔曾是繁華商埠的下關，完全沒有了。我到處尋找往昔的下關，却找不到。整個的下關，除了復興街與永甯街還有點老樣兒外，其餘的不是成為瓦礫場，就是被新建造的商店佔據了。在鄉下，聽母親說，下關幾百條街道和巷子，一度曾全變成荒地，只剩餘上述兩條街：從火車站走出來，滿眼全是曠野，幾乎一直可以望見江邊。（在車站與江邊之間，過去是有幾千幢建築物遮擋住的。）現在，少數新開的商店雖然零星點綴了這座荒野，但一種刻骨的荒涼依然散佈在街頭巷尾。在這無邊無際的荒涼中，我好像聽見千千萬萬鬼魂在嚎陶，在哭泣，在控訴，在呼籲，在哀求，在掙扎……我自覺似乎並不是走在熱鬧城市裏，而是走在累累荒墳之間，環繞我的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：到處是漆黑一團，沒有星，沒有月，只有忽明忽滅的燐光鬼火。

在下關，我們本來住在天主堂街天保里二十六號，附近有一個小小的天主堂。現在，這條街已成爲一個大廣場的一部分，連街的原來地位都分辨不出，更不用說我們自己那幢住宅的所在了。那座在陽光中煥發金彩的天主堂頂的十字架，一向成爲我兒時好奇對象的存在，現在也毫無蹤跡可尋了。

想起那被毀滅了的天主堂，我頓然記起：今天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正是聖誕之夜。如果在往年，這該是一個怎樣輝煌神祕的聖夜啊！最低限度，一些大糖菓店玻璃窗裏會陳列起聖誕老人像，一些書店玻璃櫥裏也會閃耀着花花綠綠的聖誕節賀年片。現在却什麼也沒有。沒有禮拜鐘聲。沒有大彌撒時的燦爛燈光。沒有教士的黑色袍影。沒有女尼。沒有宗教音樂。我想：即使這裏有聖誕慶祝儀式的話，上帝也會拒絕接受，把南京看做一個永不可救藥的罪惡集團！

我一面想，一面走，腦海裏越來越清晰的浮現出朋友們的警告：『南京是一片可怕的混蛋的黑地獄！』是的，我漸漸的真正領略到這句話的真義了。我開始呼吸到地獄的強烈氣息了。

我決定搭洋車到三牌樓去找一個朋友。

進城本來有兩條通路，一是舊城儀鳳門，一是新城挹江門，前者在獅子山下，現在已堆滿沙袋，說是軍事區域，不准通行，只留挹江門供人出入。

我踏上惠民橋，打算到那邊找洋車。剛上橋，走不幾步，我突然發現後面有一個人，在暗暗跟隨我。我的心禁不住有點『卜卜』跳起來。但我仍勉強安靜自己，裝着若無其事，逕向前走去，只不過脚步稍稍提快了點。當我走得快些時，後面那個也走得快些了。我一急，就四處張望找洋車，偏偏一輛也沒有。我只得加快脚步，向復興街走去。在復興街中段，我記得有一條黑巷子，只要一鑽到那裏面，便容易擺脫後面人的「釘梢」了。

計議停當，我立刻加緊脚步，走入復興街。當我才邁往那巷子口時，後面突然響起一個暴雷樣的聲音：

『站住！』

我聽見這個吼聲，知道躲也無用，索性自自然然的停下來，看這個人怎麼辦！橫豎我手上只有一個旅行小皮箱，既未攜帶手槍炸彈，更無祕密文件，他就是盤查，我也不怕。

我轉過身子，終於和我後面的人對面了。這時已開始入夜，巷子口已亮起路燈光，在燈光下，這個人歪着眼睛望了我一下，突然半做作半歡躍的大叫起來道：

『啊，不是老夏麼？』

他的叫聲使我吃了一驚，好像一個賊被捉住似地。我當即借着昏黃的光亮，向來客望過去。

來客是個中年人，著茶褐色的袍子，外罩灰色獠絨大氅，頭上配戴一頂黑呢帽。他有著瘦瘦的中等身材，石頭樣冷酷的臉，左頰上有一道鐮刀形的疤痕，他是個獨眼龍，在粗暴的眉毛下面，只有一隻銳利的毒蛇眼睛閃亮着，刀子似地直刺人心，另一隻常是微微閉着，好像永遠在沉思什麼。

我還沒有望完，渾身就抖顫起來，肚子裏暗暗叫苦道：『糟了，冤家路窄，怎麼會遇見他呢？』這個人我認識，他姓蕭名山，在D省一個報館裏，我們曾經同過事。他那時當經理，舞弊弄錢，被社長發覺，不等社裏處分，他就另拐了一筆款子逃走，報上還給他登過通緝啓事。一年後，我到香港某報工作，在街上碰見他，他已成爲汪逆的南華日報的心腹人員了。後來聽說他又跑到上海，奔走於汪偽的「希姆萊」丁默村的門下，甚爲走紅，討了三房姨太太。想不到他現在會出顯在南京！

我和蕭山在××日報同事時，我們一直是死對頭。在所有動物裏，我最怕的是蛇，最恨的也是蛇，只因為牠們又狠，又冷，又毒，又陰險。中國毒蛇裏面最毒的一種，叫「竹葉青」，渾身跟竹子一樣，又綠又美，又光滑，牠筆直的倒豎在竹林裏，人們看見了，以爲是一根沒有節疤的翠竹，驚奇之餘，禁不住要用手去撫摸一下，這當兒，這貌作高雅的畜牲，乘你冷不防，會突然給你一口，馬上

致你死命。蕭山正是這一種毒蛇。當你的面，他高雅極了，也甜蜜極了，他有說有笑的恭維你，同情你，捧你媚你，好像悔不該錯投娘胎，沒有能做你兒子。但只要一背過臉，他就用野獸的眼睛狠狠釘住你，準備一千枝暗箭來射殺你。他利用報館招牌招搖撞騙，營私舞弊，我一直看不順眼，平常連招呼都不跟他打。我認定他是一條毒蛇，不和他敷衍，他固然要害你，和他敷衍，他仍然也要害你，既如此，我索性不和他敷衍。當他到香港投奔汪逆門下時，那時正是我在香港某報攻擊汪逆最利害之時，在副刊上，幾乎每日必有罵汪文章一篇。有一天，我在街上遇到蕭山，他談到近況，源原本本的和盤托出一切，好像很得意。我氣急了，當天晚上回去就寫了一篇短文，題目叫做「人面蛇心。」這篇文章大意是：人面獸心有時倒不最可怕，獸中的獅虎豹之類，在咬人時，總要咆哮一聲，猛撲一下，也算是光明磊落的挑戰，好給你注意。至於蛇呢，一向躲藏在又陰暗又潮濕的地方，一直不公開露面，不讓你發覺，既無聲音，也無跳躍，等你發覺時，牠早已給你致命一口了。蛇所以如此冷酷陰險，因為牠是冷血動物。凡涼血者，大半沒有國家民族意識，也最容易做漢奸。文章末段，還半明半暗的指出：蕭山的投敵，是報人的墮落。最後，我用了兩句玩笑話做結論道：『必不得已時，我們不妨「人面獸心」，但千萬不要「人面蛇心」！切切切切。』

第二天，這篇文章在報上登出來。這以後，在街上每遇見蕭山時，他不再理我，好像完全不認

識我似地。他當然看了我那篇短文。

今夜，在這南京下關的曠野裏，在這可怕的冬季，寒冷與黑暗中，我絕沒有想到會遇見這條可怕的毒蛇——我的死。頭真奇怪！在目前社會裏，人總很容易遇見害你的人，而很難遇到愛你的人！

俗話說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我既然遇見蕭山了，只好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，好好抵抗他一下。

聽了他的話，我當即故裝和婉的對他道：

『先生，您認錯人了吧，我並不姓夏！』

他聽了我這一答覆，一點也不驚異，好像早已預料到我會有這一手似地，他閃了閃那隻尖銳的獨眼，仍然很客客氣氣的道：

『怎麼，我認錯了人，你並不姓夏？』

我很安靜而謙虛的道：

『是的，我並不姓夏，您或許把我看錯了！』

他對我的臉孔仔細望了一下，突然收斂了先前的和顏悅色，露出了獷惡的本相，好像一個